



旧参
 I 246.3
 Z 8-10

九書局印

國

市人民圖書行



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

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即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文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一舟車勞頓閨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道。小弟在家內憂悶多病。正想到外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萬望攜帶攜帶。林芝洋道。恐妹丈不能受。海上風浪。唐敖道。既欲出洋游歷。風浪何足爲奇。林芝洋道。你既立意如此。我也不敢攔阻。唐敖遂卽回家。收拾行裝。

次日。大家動身。另坐小船。到了海口。衆水手把貨發上海船。乘著順風揚帆而去。走了多日。過了數處。這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芝洋上去賣貨。唐敖因

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船上舵工多九公上岸去瞻仰。走了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著惟善爲寶四箇大字。隨即進城。只見人煙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所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箇。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

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纔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裏買物。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訂如此賤價。教小弟買物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讓。

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纔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討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

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唐敖道。漫天討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何人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拿了一半貨物。剛

要舉步。賣貨人那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箇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訂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纔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箇小軍。也在那裏買物。小軍道。剛纔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已有折扣。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因敝貨既欠新鮮。

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折扣。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卻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裏話來。小弟於賣買。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但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

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

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辨。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纔知我家。並非相欺。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拿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交易。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拿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

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拿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

唐多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有一箇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的

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子稱了一稱。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都錯了。此地向來賣買。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纔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了。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

得。去歲有位老兄照應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那位小兄。業已儘穀忙了。那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當日算清。況多餘若干。日子久後。反恐難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

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箇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這箇化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著。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箇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探聽甚麼。且到前面各處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見識。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過兩

箇老者。都是鶴髮童顏。春風滿面。舉止大雅。唐敖看罷。知非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

原來這兩箇老者。都是姓吳。乃同胞兄弟。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秦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請教二位貴鄉何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

列膠庠。爲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弟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尙求海涵。唐多二人。連說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寒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

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著吳氏兄弟。一路行來。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著許多青籐。薜荔。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角。蓮

蓬進了柴扉。讓至一間廠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著國王賜的小額。寫著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廠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後。唐敖問起吳氏昆仲事業。原來卻是閒散進士。多九公忖道。他兩箇既非公卿大宦。爲何國王卻替他題額。看此人也就不凡了。唐敖道。小弟纔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不虛傳。真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敝鄉僻處海隅。畧有知識。莫非

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賢相傳。禮樂教化。久爲八荒景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敖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惟天朝則之。國家

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卻是世俗之事。唐敖道。既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罷。隨即說道。聞貴處宴客。每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既設。賓主就位之初。除菓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名南喚小吃。北喚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至二十餘種不等。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餚。菜既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

種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吃未完。而客已飽。此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更可怪者。其餚不辨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可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有此物者。既不惡其形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吃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鷄湯。而主人只覺客人滿嘴吃的。都是元絲鏢。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以盛饌一二品。略爲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若

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敝地此物甚多。且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爲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擔。庶民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故吃者甚少。惟貧家每多屯積。以備荒年。不意貴處尊爲衆饈之首。可見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爲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如同嚼蠟。如取

其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況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這總怪世人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爲衆饕之首。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爲敬客之道。若在敝地。觀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大爲可笑。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他爲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碗倭瓜上來。能不令人噴飯。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辨其有味無味。竟取

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眞珠。烹調美玉。或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當日天朝上大夫。曾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敝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倘惜福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諭。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

語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吳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尙奢華。卽如嫁娶殯葬。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費。已屬造孽。何況無力小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導。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如此剴切勸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卽偶遇飢年。亦

可無虞。況世道儉樸。愚民稍易糊口。卽不致流爲奸
匪。奸匪旣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旣息。天下自更太
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

正說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稟道。二位相
爺。適纔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
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來。
多九公聽了。暗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
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箇

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即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箇風氣。並且還以國王嚇人。即或就是國王。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臨。不意國主就臨敝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尚有耽擱。愚弟兄俟送過國王。再至寶舟奉拜。

唐多二人。匆匆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

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纔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爲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覺疑惑。這二人不過是箇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那知卻是二位相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真要愧死。

唐敖道。聽了那番議論。卻也不愧君子二字。不多時。

回到船上。林芝洋業已回來。大家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拿著名帖。帖上寫的是點心菓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擔。燕窩十擔。名帖寫著同學教弟吳之和吳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吳氏兄弟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後學教弟唐某多某頓首拜。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即來拜。

唐敖與多九公將吳之和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舍弟因國主現在敝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臨之話奏明。國主聞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應恭候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寶舟尚緩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即匆匆去了。

衆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吃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

重。卻未吃過。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
有不同。連日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
著。都把燕窩夾一整瓢。放著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
眉道。好奇怪。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
都走了。內中有幾箇。咂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如何
把他混充燕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吃完。倭瓜
早已乾乾淨淨。還剩許多燕窩。林芝洋聞知。暗暗歡
喜。卽託多九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一齊向

衆人買了。收在艙裏說道。怪不得連日喜鵲只朝我
叫。原來卻是這般財運。這纔開船離了君子國。又往
別處去了。



民國十六年四月三日發行
民國十六年四月三日發行
民國十六年四月三日發行



有不准著作權印

(小小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